

战斗的里程

“上海在跃进”文学创作集

第四集



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战斗的里程

“上海在跃进”文学创作集第四集



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編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1960

战 斗 的 里 程

“上海在跃进”文学创作集第四集

编 辑 者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850×1156 耗 1/32 印张：5 13/16 字数：125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

1960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10,001—35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263

定价：(八)0.58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、特写、散文等十八篇。

前面六篇都是描绘人民公社化后，农村中出现的新人、新事、新面貌的。其中如《不曲河》描写两个高级农业社，为了根治百曲河的水患，发生争执和不和，最后在党的指导下，自觉地走上公社化的道路；《里程》描写一个女农民，在漫长的里程中，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影响，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；《海上“仙女号”》描写一群年轻的女渔民，冲破大风暴的袭击，完成了捕鱼任务。

其余十二篇是描写工业战线上的跃进面貌的。

《战斗的里程》反映了列车先进司机无私的帮助落后，赶上先进的共产主义风格。《大跃进的标兵》《滚龙班长》《神仙爷》《高速度前进》等篇，不仅歌颂了工业战线上先进集体的先进事迹，同时也描写了上海先进工人鄢显康、葛祖胤、丁慧艳、沈浩良等人冲天的干劲和无限的智慧。

目 次

不曲河	羽揚 周彼	1
里程	茹志鵬	22
海上“仙女号”	金宗武	33
一手抓金一手抓銀	柯 藍	48
紅星	楊 璞	63
人民公社第一炮	邵俞阿	70
滾龙班长	周嘉俊	76
大跃进的标兵	唐克新	89
神仙爷	胡宝华	98
师傅·伙伴·徒弟	費礼文	115
高速度前进	俊 杰	125
一百万次与零次	徐开垒	134
一枚金质奖章	燕 平	141
战斗的里程	肖 木	149
碼頭上的姑娘	罗 洪	158
一浪高一浪	徐冰冠	166
彭浦放歌	顧褒登	173

不 曲 河

羽 揚 周 彼

那是一九五七年冬天，村村社社大搞积肥运动，大兴小型水利工程。我們前进农业社，开春后不到二十天的工夫，就赶在接邻的幸福农业社前面，提前完成了开龙沟、筑圩堤的任务。当时社員的干劲，就是泰山也能推倒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提議修整那祖祖輩輩受害不尽的百曲河。原来这条百曲河，弯弯曲曲，好象一条鸡腸子，漲潮的时候，便把泥沙留了下来，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厚；落潮的时候，泥沙又擋住潮水的退路。而其中有名的“大鼻子”和“小鼻子”，更是百曲河水的拦路强盜，要使百曲河通暢，便得先挖平这两个大土墩，割掉这两个“鼻子”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去找支部書記王永德商量，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，主張在春耕以前来个突击，把这两个“鼻子”割掉。在临时召开的社委会上，我把这件事一談，出席會議的人立刻象点着的爆竹似的炸开了，七嘴八舌地議論道：“对呀，这才抓住了病根！”“說干就干，明天就动手！”……

大家的这一股热勁，象蜜糖似的流进我的心里。我看看王永德，他也笑的合不攏嘴。

忽然，會計老刘发言了。老刘是个細心人，办事稳重，他用那一貫慢吞吞的調子，对大家摆着手，說道：“同志們，靜一靜，靜一靜！大家再好好考虑考虑。这件事情么……呃，我先声明，我

不是反对割‘鼻子’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……”

我一听就冒火了，不講好話，在火头上潑冷水！我猛然一下站了起来，想狠狠地批評他一頓；王永德却按住我，輕言細語地說：“老刘，把你的意見說完吧！”

大家也催着老刘快說。

“好，我說，我說。”老刘点头应道。“割‘鼻子’，是百年大計。工程大我們不怕。那个‘小鼻子’割起来也不費力，可是，‘大鼻子’不是我們社里的地呀！”

原来，“大鼻子”是一块五十多亩的高崗地，比起低蕩田来，这块地土質肥，地勢好，一年两熟，产量又高。但是，其中幸福社占的却近四十亩，我社只占十多亩；两社的土地連着，成了这块“插花地”。不过，現在是什么时代呀，这又有什么难呢？我就毫不在意地說：

“放心，沒有那么严重，我們拿地和他們換好了！”

在我看来，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，一換一，也不叫他們吃亏；就算是吃亏，也不过是四十亩地。何況这样一来，就救了我們一千多亩的低蕩田。亲帮亲，邻帮邻，我不相信，幸福社就不肯助这一臂之力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到陈家桥去找幸福社社长陈元奎。陈元奎有四十多岁，平常我們沒有来往，在乡里开会的时候却常見面。在去年大汛期間，他們的低蕩田少，受淹情况不象我們严重，我們一千多亩都要排水，水車不够支派，我就叫會計老刘到幸福社去借水車。老刘空手回来，說管水車的人不肯，說是問过陈社长了，陈社长不答应；說什么一部水車要值多少多少錢，要用多少多少木料和人工，弄坏了誰負責任？又說为什么自己不置，尽想占人家便宜！当时，我一听臉色都变了，心里想：不借就不借，說

这些难听话做什么？等我跑去问陈元奎，他却说他根本没有讲过这种混帐话，不让我费神，当场就借了三部水车。你看，他怎么会是个不肯帮别人忙的人呢？

到了陈家桥，一进幸福社的办公室，室内静无一人，只听见闹钟滴答滴答地响着。我走出办公室，到了村边，就听见一阵隐隐的歌声，远处是一片人群和飞舞的铁鍬，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亮光。在一条新开的龙沟里，我找到了陈元奎。他腰里束着一根布带，裤脚卷到腿上，正在挖泥。一看到我，连忙放下手里的铁鍬，笑嘻嘻地迎上来。我看他满头汗水，身上沾满了泥浆，不禁伸出大拇指赞道：“陈社长，真有劲呀，干的很快嘛！”

“哎呀，别挖苦人了！比起你们来，我们算是走慢了一步。不过，我们的基本情况还是很好，就是劳动力少一点，调配不开；要从这一点来看，哈哈，我们倒是赶在你们前面了！”陈元奎一边指给我看，一边不歇气地往下说着，“你瞧，五天的工夫就把那条圩堤加高了，十天开了六条龙沟，这里再开它五条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；我们六百六十五亩低荡田，全部变成高岗地。哈哈，那就可以放心睡觉了！”

接着，他又给我说了许多打算，今年要收多少多少麦子，要打多少多少稻子；秋后，就动手盖一排青砖红瓦的办公大楼。好不容易我才找到了说话的空子，忙接着说：“陈社长，有点小事，要找你谈谈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，只要能办到，一定帮忙。”

当我一說出要割“鼻子”的时候，陈元奎竟楞住了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就象眼珠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似的。他打断了我的话，惊讶地问道：

“真的？你们真要割‘鼻子’？”

“这还能說着玩!”

“嘿嘿!張社长,你們真是天不怕地不怕,說啥就做啥,佩服,我佩服!”

可是,我一提到那块“插花地”,他的眉毛微微一皱,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,噴了噴嘴;又象是提醒我,又象是关心我,口气十分温和地說:

“張社长,我們不是外人,我劝你再多考虑考虑。你們这种想法当然很好,不过,是不是有点……嘿嘿,不够实际。这么大的工程,哪来这么多的人力、物力?光靠几把鉄鍬,恐怕没有什么把握吧!”

“不,完全有把握!”我斬釘截鉄地說,“別小看我們那几百把鉄鍬,鼓一鼓勁,一把能抵两把!”

“不过……”

“陈社长,你要相信:人定胜天!”

“对对对,希望你成功,也給我們做个榜样。”

“怎么样,能帮帮忙吧?”

“你要我怎么帮忙?”

“你看,你們那四十亩高崗地,能不能和我們換換?”

“这个——”陈元奎沉吟片刻,終于說道,“張社长,这样好不好:你們一定要动手的話,是不是先割‘小鼻子’?”

“‘小鼻子’要割,‘大鼻子’也要割。特別是‘大鼻子’,淤塞得厉害,不割掉它,年年要作怪。”

“可是,高崗地的麦子……”

“那好办,全部損失由我們負責。”

“由你們負責?这样嘛!哎!这样行不行?我們召开社委会研究研究,要看大家的意見怎么样。”

我覺得有點苗頭了，就建議抓緊時間，利用吃午飯的空子談談。我是想得到一個確實的答复再回去。我把意思一說，他嘿嘿地笑了，打趣地說道：

“哎呀呀，名不虛傳，你真是個急性子，這頭才點着火，就要那頭冒烟；別急，別急呀！五天以後我給你回音。”

“五天以後！”我急了，忙說，“陳社長，這不是說笑話，我一天都等不下去，要等五天，我的頭髮都要等白了！”

“好好好，三天，三天。你總要給個時間，讓大家考慮考慮、交換交換意見！”

要我等三天，那怎麼受得了！好說歹說，請他把時間再提前一點；最後总算確定第二天下午給我回音。

我高興地笑了，陳元奎卻搖著頭，无可奈何地說：“好厲害！好厲害！真是一步不訛，和你打交道，只能依著你，就沒有商討的余地了！”

我尚未回到村子里，消息早已傳遍，共青團員們在牆頭上貼出了大字報，表示大戰百曲河的決心。人們正在吃飯，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議論著。一看到我，就紛紛地圍上來，打聽開工的日期，連老头春義爷爷也揮手嚷道：

“張明強，越快越好，明天就動手吧！”

起初，他也不大相信，懷疑是自己的耳朵聽錯了。後來，他找到王永德，一問是真的，他激動得直奔百曲河，一個人在河邊足足地呆了一個多鐘頭。他和老劉一樣，耽心幸福社不肯換地。當我把和陳元奎辦交涉的情況一說，他憨憨地笑了，指著我的鼻子笑著說：

“明強呀，今天我先打個招呼，再別象過去那樣，什麼老了，什麼六十多歲的人了，找點輕松的生活做做。不行！這一次是辦

大事，我，我要挑土！”說完，他裝着挑土的模式蹣跚地跑了。

我沒有回家，直去辦公室。我想找王永德談談，研究下一步的具體布置。辦公室里只有會計老劉，他正在敲着算盤算帳。見我來了，兩眼不眨地看着我。我一邊喝水，一邊對他說：

“老劉，你的算盤還不精呀，這一次你可是敲錯了。”

• “他們答應換地了？”

“當然會答應！”

老劉還是不放心，又向我打聽全部交涉過程，我一五一十都說了，他皺着眉毛，久久不語。

“怎麼？嘴縫上了，為什麼不說話？”

“不妙，不妙；氣候不好！”老劉邊說邊搖着頭。

“哎喲！我的老劉，”我笑了，“你又不是算命先生，人家還沒有開會，你就未卜先知？”

老劉也笑笑，慢聲慢氣地說：“張社長，我不是算命先生，可我早就求過簽、問過卦了。要割掉‘大鼻子’，他們那四十畝高崗地就要全部報銷。別的暫且不談，光計算一年兩季產量：嗒，小麥算它每畝三百斤，三四一十二，一萬二；水稻算它每畝七百斤，四七二十八，二萬八；全年產量就是四萬斤。四萬斤，這個數目不小吧！那是他們最好的一塊地，肯讓你割掉？”

真是當會計的，一開口就是一大串數目字。我毫不在乎的說：“四萬斤又怎麼樣！割掉‘鼻子’，丰收有保證，賠他十萬斤也可以！看問題不要光在數目字上兜圈子，也別把人家看死了，這樣的忙，他不會不幫，他不能不幫！”

第二天下午，我按時趕到他們的辦公室，和昨天一樣，室內無人。我想，既然已經約好了，那就等等吧。等了好久，我坐不住了，跑出門去。我在村子里跑了一圈，才找到陳元奎。

陈元奎見了我，左一个对不起，右一个对不起，弄得我一肚子气也不好发作。談話的兴趣早消失了，我冷冷地說：“好吧！不談它了。陈社长，換地的問題怎么样？”

陈元奎沉默下来了，他皺着眉毛，抓着脑勺子。很久很久，才困惑地說道：“困难哪！困难哪！張社长，昨天开会开到半夜，意見不一致，有人贊成，有人反对，爭过来，辯过去，就是沒有办法統一。唉，真难哪！这样也不好，那样也不是。”他不容我开口，又接下去說道：“最后的意見是这样：社委会既然不統一，那就召开社員代表大会来討論。張社长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不能不慎重些。”

“那你个人的意見呢？”

“我？”陈元奎一笑，摊开一双手說，“我个人不能作决定呀！要我作决定，那就好办了，何必让你一趟两趟的跑腿呢？”

“嗯——”我想起他們的支部書記陈金海，就問：“陈金海同志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大概还得半个月，也可能早一点。”

陈金海調到县里学习去了。要是他在家，就不会这么麻煩了。看样子，我只好耐心地等了，等他們召开社員代表大会，等陈金海回来。不等有什么法子呢？临別的时候，我对陈元奎說：

“陈社长，我等着，可我有几句话要說一說。‘大鼻子’一定要割，天大的困难我們也不怕！下了决心，就沒有过不去的山！你想想，我們这一帶的老百姓，誰沒有尝过百曲河的苦水？民国二十年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？解放以后，翻身了，可是日子还是过得不安穩，病根也还是在百曲河上。割掉‘鼻子’，不光对我們前进社有好处，你們也有低蕩田呀？往后，互相需要帮忙的地方多得很，有用得着我們的时候，我們决不說半个不字，

这是我們全体社員的心意。得便的話，請你在社員代表大會上轉達一下。”

不知道是我這番話打動了他的心，還是他腦子里在盤算別的什麼事情，他頓了半天，才說：

“好，好，一定轉達，我一定轉達。”

就這樣，換地的問題沒有解決，割“小鼻子”的工程已經開始了，全社抽出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，組成了水利工程隊，白天晚上進行突擊，挖的挖，挑的挑，在百曲河河邊，呈現着從來沒有過的歡樂氣氛。為了不影響大家的情緒，我克制着自己，沒有把幸福社冷淡的態度說出去。我自己也由於參加了勞動，一時把這件事也擱下來了。當然，我心里還是抱着很大的希望，我相信最後一定能成功。

工程的進度很快。有些老人、小孩都自動跑來幫忙。春義爺爺干的更加賣力，天天出勤，从不喊一聲累。有一次，看我來了，他挑着土，故意左歪右倒地裝出一副吃力的模樣。我叫住他，想接過他的扁担，他却快活地呵呵大笑，挑着土，一陣小跑走了。

苦戰了八天八夜，新河床出現了。社員們都很焦急，見了王永德就問王永德，見了我就問我：到底是哪天動手割“大鼻子”？我和王永德商量的結果，決定一起到幸福社去一趟，去找陳金海。可是不巧得很，我們剛剛走出門口，就接到鄉黨委李書記的來信，要王永德到鄉里去，他只好改變主意。臨走時他囑咐我道：

“老張，你就一個人去吧。先找陳金海，和人家好好商量商量，千萬別發火，這件事本來就複雜，光爭嘴也解決不了問題。”

我點頭答應。心里想：行！只要肯換地，什麼都行。如果還有人不願意的話，我一定說服他，哪怕把嘴說破了，舌頭說爛了，也要細聲細氣的。一路上，我想着王永德的囑咐，想到大家急切

的心情，我不禁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張明強，張明強，大家在等你帶回好消息，你要沉住氣，這一次千萬別落空啊！”

這天的天氣不好，陰沉沉地，刮着冷森森的风，走在半路上，就下起牛毛細雨來了。

我匆匆地趕到陳家橋，就去找陳金海。陳金海屋裡人告訴我，剛才鄉黨委李書記來電話，要他到鄉裡去了。真不巧，他也到鄉裡去了。我只好去找陳元奎。

陳元奎一見我，就愁眉苦臉地說道：“哎呀呀！張社長，如今真是忙呀！一會是積肥，一會是水利，一會是綠化，一會又是除四害。就是一天二百四十個小時也不夠用，唉！抱歉，真抱歉，社員代表大會一直沒有開起來。”

一見陳元奎還是那副神態，那副裝腔作勢的樣子，我就嘔心，王永德交代的那些話，立刻烟消雲散。我毫不客氣地打斷了他的話，說：“陳社長，這就不象話了，事情多是多，說忙誰都忙；誠心要辦，就沒有辦不到的事。”

“這是實際情況嘛，”陳元奎指着在算帳的小楊說，“不信，你問問他，忙呀！忙得板凳都沒有坐熱過。”

“不！你說說你的意見看，你對換地到底是什麼態度？同意呢，還是不同意？”

“我上一次不是已經說了嗎！”

“同意不同意，不明确呀！”

“這個……”

“陳社長，你要是覺得一換一吃虧的話，這樣吧，我們拿六十畝來換你們四十畝，怎麼樣？”

“不不不，我決沒有這個意思！”

“那就七十畝好了！”

“哎呀，張社長，你越說越遠了！我們又不是講生意，用不着這樣討價還價！”

“八十畝！八十畝好不好？隨你挑，由你選；這總該可以了吧！”

“哎，話怎么能這樣說！傳出去了，人家還當我陳元奎想占便宜呢？你別急，別急！我們再研究研究！”

我一听還要研究，頭就嗡嗡作響。不怪人家說陳元奎這個人，嘴上說的呱呱叫，肚里另外有一套；我算是領教過了。一次又一次的研究，等於一次又一次的拖延；現在還要研究！我眼一瞪，霍地立起來，直截了當地對他說道：

“算了，別來這一套了！你們也別研究了！等你們研究好，也該春耕春種；就是你們同意換，那也是空口說白話！”

“這就叫我難辦了。”

“不！好辦，很好辦；只要你一句話！”

“嘿嘿，我一句話又能值多少錢！”

“陳社長，你到底是一社之長，你多少還能做些主吧？你要是同意的話，起碼也可以說服幹部，說服社員。”

“哎哎哎！你別誤會了。張社長，這不是我不同意。”

“就是你不同意！”

“話怎么能這樣說呢？我不同意，難道我還有什麼本位主義！”

“你就是本位主義！”

我們就這樣爭起來了，他一口咬住，要我解釋什麼是本位主義？我懶得和他磨牙，拔腿就走，走到門口，只聽見他恨恨的罵道：“什麼玩意，豈有此理！”我反過身來，氣呼呼的質問道：

“什麼？說得清楚點，誰不講道理？是你不講道理，還是我

不講道理？”

他也不示弱，沖着我說道：“講道理的人，就不會跑上門來吵架！”

“我才不和你吵哩，走，我們到鄉黨委去，請李書記評評，我八十畝換你四十畝，有哪點不合理，又有哪點虧了你！走呀？”我拉了陳元奎一把，他摔開我的手，漲紅着臉嚷道：“我哪里也不去，不換就是不換！我不想沾人家的光，人家也別想討我的便宜！”

“笑話！八十畝換四十畝，到底是我們沾你的光，還是你討我們的便宜！”

“你這種話只能騙騙城里人。低蕩田我有的是，你要一百畝，我就送你一百畝！”

“這麼講，那我們是騙你上當？”

“我沒有這麼說，老實告訴你，一個社有一個社的一本帳，一個社有一個社的打算；你要割掉‘大鼻子’你就割，硬要我拿四十畝高崗地來奉陪，對不起，說到天上也做不到！”

我又氣、又火、又急、又恨，想起這來回三次的冤枉路，想起希望全部落空，我一步沖到陳元奎面前，憤慨地說：

“好呀，陳元奎，到今天我才看透了。你原來是自私自利，口是心非，虛情假意！”

陳元奎一下跳了起來，喝道：“少在這裡放肆！這不是前進社，這不是你擺社長架子、耍社長威風的地方！”

不知道怎麼弄的，我一時竟說不出話來，站在那裡，胸脯一起一伏，大口地出粗氣。

小楊這個混帳東西，當我和陳元奎在這邊吵，他居然在那邊冷眼旁觀。後來保管員小陳來了，他戴一頂笠帽，披一件蓑衣，

手里拿着一杆大秤，一进门，就劝我坐下，有话慢慢讲。我一扬胳膊推开他，摔了两句硬梆梆的话给陈元奎：

“陈元奎，从今以后，我们一刀两断！”

说完我就朝外面跑去了，小陈一面追一面叫：“张社长！张社长！雨大了，你披上蓑衣再走吧……”

我没有回头，一口气奔出了陈家桥。

雨越下越大。田野里，河面上，白茫茫一片。初春的冷风刮在脸上，微微地作痛，雨点打湿了我全身，可是我只感到躁热，心里象烧着一团火。我要到乡党委找李书记。我要他评评理，我要他来解决换地的问题。可是，唉！我们闹翻了！话又说死了！难道还要求人家来帮这个忙？我犹豫起来，脚步也放慢了。可是当我看到横在面前的百曲河，看到那远远的“大鼻子”，想到社员的心愿，想到丰收，我又加快脚步往前赶了。好吧！请李书记来解决，只要陈元奎同意调换，让我们割掉“大鼻子”，就是对他烧香磕头，我也心甘情愿！……

道路泥濘，我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奔着。

到了乡党委，李书记在他的房子里和王永德、陈金海谈话。他见我一身透湿，连忙拿出一套衣服叫我换，我不肯换；他笑着问道：“是不是闹翻了？”

“闹翻了；闹翻了！”我差点要喊叫起来。

“闹翻了也要换衣服，受凉了要生病的。”

“哎呀，李书记，我不是为了换衣服来的，我找你是为了换地！”

王永德对我轻轻地说道：“张明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李书记找我们来，也就是谈换地的事情。”

那很好啊！我就滔滔不绝的說起来了。說了一半，李书记